

影印宋本《唐女郎鱼玄机诗集》跋

李致忠

右影印宋本《唐女郎鱼玄机诗集》一卷，唐女诗人鱼玄机撰。鱼玄机（844？——868），字幼微，一字蕙兰。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里家女，即出身于城市平民。由于她身份低微，又天年不永，所以有关她的生平事迹史志无书。后来的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北梦琐言》、《南部新书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唐才子传》、《唐诗品汇》、《唐诗品》、《唐百家诗》、《唐诗快》、《全唐诗》等，虽然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或品评，但终是后人追忆，不可完全信凭。惟皇甫枚《三水小牍》记载比较翔实，也比较可靠。原因是皇甫枚生与鱼玄机同时，居与鱼玄机同市，耳闻目睹，故写来信实。《三水小牍·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》称“咸通辛卯岁……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”。辛卯即唐懿宗咸通十二年（871），这时他正住在长安兰陵里，其宅第亦与鱼玄机所居之亲仁坊咸宜观相去不远。甚至可能与鱼玄机相识，故在鱼玄机获罪问斩之后，特地记载了一笔：

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，字幼微，长安里家女也。色既倾国，思乃入神。喜读书属文，尤致意于一吟一咏。破瓜之岁，志慕清虚。咸通初，遂从冠帔于咸宜，而风月赏玩之佳句，往往播于士林。然蕙兰弱质，不能自持，复为豪侠所调，乃从游处焉。于是风流之士，争修饰以求狎。或载酒诣之者，必鸣琴赋诗，间以谑浪，懵学辈自视缺然。……一女

僮曰绿翘，亦明慧有色。忽一日，机为邻院所邀，将行，诫翘曰：“无出，若有客，但云在某处。”机为女伴所留，迨暮方归院。绿翘迎门，曰：“适某客来，知炼师不在，不舍辔而去矣。”客乃机素相暱者，意翘与之私。及夜，张灯扃户，乃命翘入卧内，讯之。翘曰：“自执巾盥数年，实自检御，不令有似是之过，致忤尊意。且某客至，款扉，翘隔闥报云炼师不在，客无言，策马而去。若云情爱，不蓄于胸襟有年矣。幸炼师无疑。”机愈怒，裸而笞百数，但言无之。既萎顿，请杯水，酹地曰：“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，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，反以沈猜，厚诬贞正。翘今必毙于毒手矣！无天，则无所诉；若有，谁能抑我彊魂，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，纵尔淫佚！”言訖，绝于地。机恐，乃坎后庭，瘞之。自谓人无知者。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。……客有宴于机室者，因洩于后庭，当瘞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，驱去复来。详视之，如有血痕且腥。客既出，窃语其仆。仆归复语其兄。其兄为府街卒，尝求金于机，机不顾。卒深衔之。闻此，遽至观门覘伺，见偶语者，乃诃不睹绿翘之出入。街卒复呼数卒，携锺具，突入玄机院，发之，而绿翘貌如生平。遂录玄机京兆府，更诘之，辞伏。而朝士多为言者。府乃表列上，至秋，竟戮之。

这段文字虽非史笔，多近传奇，但毕竟是时人谈时事，情节颇多可信。如说鱼玄机因情妒笞死绿翘而于咸通九年秋天被刑于京兆府，就给了人们鱼玄机生命的下限。又如说鱼玄机“色既倾国，思乃入神，喜读书属文，尤致意于一吟一咏”。亦清楚地告诉人们鱼玄机有姿色，善思维，喜读书，擅吟咏。又说“破瓜之岁，志慕清虚”。“破瓜之岁”即二八一十六岁，便“志慕清虚”，表明鱼玄机虽有姿才，原来却并不轻浮。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说她“咸通中及笄，为李亿补阙侍宠”。恐不确。古时女子及笄之年是十五岁，她及笄时恐未届咸通。按徐应秋《玉芝堂谈荟·历代状

元》条言，“大中十二年，进士三十人，状元李亿”。这就是说李亿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858）考中了状元，并除为补阙官。补阙官虽不大，但职在对皇帝进行规谏和举荐人才，可以在御前行走。年轻的状元，又能面见龙颜，可谓飞黄腾达。此时鱼玄机成为他的宠妾，可谓女貌郎才，天缘匹配。可见鱼玄机及笄并为李亿宠侍时，当在大中十二、三年，绝到不了咸通。而当着有了一段来往之后，情感中也许产生了某些厌世心绪，故于“破瓜之岁”便“志慕清虚”，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

《旧唐书·懿宗纪》：“咸通四年春正月……以昭义节度使、检校礼部尚书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刘潼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御史大夫，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”李亿也就在这时被刘潼选入幕府，携爱妾玄机东归太原。鱼诗中之寄刘尚书：“八座镇雄军，歌谣满路新。汾川三月雨，晋水百花春。圉圉长空锁，干戈久覆尘。儒僧观子夜，羁客醉红茵。笔砚行随手，诗书坐绕身。小材多顾盼，得作食鱼人。”正是她随李亿东归入刘潼幕府时写的。其为夫得宠的喜悦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然好景不长，她和李亿的关系为李亿的夫人所不容，故由李亿将她“遣隶咸宜观披戴”，成了一名女道士。此事当发生在咸通四、五年。而咸通共历十五年，四、五年仍可称为初年。所以《三水小牍》说她“咸通初，遂从冠帔于咸宜”。也当是可信的。而这时她大概正年届二十。再过四、五年，即咸通戊子（九年）春正月，便发生了她因情妒而笞杀女僮绿翘之事。同年秋，案发被刑于京兆府。算来不过二十四、五岁。问题是鱼玄机人虽出家为道，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”仍“往往播于士林”，故“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”。玄机“不能自持”，乃从豪侠游处，“间以谑浪”，最后终于导致了杀身之祸。这就将鱼玄机的情感生活放在了被挑逗而不能自持上面了，比较符合封建社会红颜才女的命运逻辑。过去对《三水小牍》的疵指，恐不完全可信。

目前所知，传世的鱼玄机诗共五十首，此集收入四十九首。另有一首《折杨柳》，收在《文苑英华》中。玄机作诗，苦思冥想，力求字字声金，工于遣词炼句。如“汾川三月雨，晋水百花春。”“一双笑靥才回面，十万精兵尽倒戈。”“冰销远碣怜清韵，雪远寒峰想玉姿。”“蓬山雨洒千峰小，嶰谷风吹万叶秋。”“白雪楼高题旧寺，阳春歌在换新词。”“蕙兰销歇归春圃，杨柳东西绊客舟。”“井边桐叶鸣秋雨，窗下银灯暗晓风”等，皆属清词丽句，对仗工稳。“诗咏东西千嶂乱，马随南北一泉流。”更觉语峻气爽，大有慷慨悲歌之意。又有《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》诗，谓“云峰满目放春情，历历银钩指下生。自恨罗衣掩诗句，举头空羡榜中名。”更有恃才傲物，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。所以胡应麟《诗薮》说：“余考宋七言排律，遂亡一佳。唐唯女子鱼玄机酬唱二篇可选，诸亦不及。”钟惺在《名媛诗归》中赞美她的诗作说：“绝句如此奥思，非真正有才情人，未能刻划得出；即刻划得出，而音响不能爽亮……此其道在浅深隐显之间，尤须带有秀气耳。”可见鱼玄机在唐代确是位有才情的女诗人。然鱼玄机的赋诗作文修饰有余，格调不高，诗中放佚语较多，雕琢之迹亦比较明显，在唐代女诗人中比起李冶、薛涛稍逊一筹。

鱼玄机短短一生除主要在长安活动外，还有两次出游。一次是随李亿东出三晋，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短暂时光，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，写下了一些清新的诗句。这是她诗集中一方面的内容。另一次就是她还到过湖北江陵一带。有人分析她去鄂州的原因仍跟李亿有关。其集中有《送别二首》，一曰：“秦楼几夜惬心期，不料仙郎有别离。”一曰：“水柔逐器知难定，云出无心肯再归？惆怅春风楚江暮，鸳鸯一只失群飞。”从这些诗句的内容看，似是送别李亿南去荆楚赴任的作品。也许是李亿跟她有约，待他到任安顿后请她也南来相会，所以才有她只身游楚之行。其行程似由汉水沿江而下，经石城（今湖北钟祥）、江陵至沔州（或

武昌、鄂州)。集中《重阳阻雨》、《江陵愁望寄子安》、《隔汉江寄子安》、《江行》、《导怀》、《过鄂州》等，便是她出游荆楚的诗作。不知为什么她真的到了湖北以后，又与李亿隔江眼望而不能相会，所以才有“忆君心似西江水，日夜东流无歇时”的诗句。总之，此本《唐女郎鱼玄机诗集》所收的四十九首诗，是收鱼诗最早最全的单行本。

此次影印之底本，乃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刻本。陈宅指陈起宅。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说：“陈起于睦亲坊开书肆，自称陈道人，字宗之。能诗，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。”法式善《存素堂文集·跋江湖小集》也说陈起“字宗之，钱塘书估，设局于睦亲坊。世所传善本，皆其所刻，又称陈道人雕版者是也。”又《跋江湖后集》谓“宋人陈起，在宝庆、绍定间以书贾能诗，与士夫抗彦列席，名满朝野。篇什转赠，随时标列名目，付雕即成，远近传播。”足证临安府（今杭州市）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，是当时杭州非常有名的书肆。主人陈起，自己便工诗善吟，故多与诗人士大夫诗酒往还，名扬当世。以自己能诗而刻鱼玄机诗集，非但诗情远寄，才情心印，同情亦寓其中，故刻来精到。此本凡镌版十二，每半版十行十八字。白口，单鱼尾，左右双边。皮纸印造，墨色莹洁，有墨等。黄尧圃式蝴蝶装。字体似欧，刀法剔透，版面洋溢着秀气。其特点使人一看便知是宋时杭州地区的版刻风貌。前四叶刻印精绝，后八叶似不如前，因被后世藏书家鉴定为前四叶是北宋刻本，后八叶为南宋陈起书籍铺刻本。这种鉴定完全是猜度，没有任何根据。此书最早著录见于南宋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而不见于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。陈志编于他通判兴化军（今福建莆田）以后，故有条件见到这个传本，才予著录。晁志编于乾道以后，尚属南宋初期，此集还未版行于世，所以无法著录。设若真有北宋刊本，则晁公武不会漏录。因此说前四叶乃北宋刻本，纯属无据空言，不足为信。所以此本的袁克文

跋称：“首四叶尤为精整，后虽稍近荒率，然皆出于一时，若判为两代则误矣。”此说十分精当，通卷皆出自陈宅书籍铺，无庸置疑。

此本在明代曾先后为朱承爵、项元汴藏书。朱承爵，字子儋，号舜城居士，又号左庵、盘石山樵。斋名山白堂、存余堂。先世为婺源人，后徙江阴。生于成化间，卒于嘉靖间，年四十八。为文古雅，赋诗清丽，善画鸟竹石，喜收藏，精鉴别。爱宋版书胜爱妾，致有以爱妾与人换宋版《汉书》之传说。此本鱼集钤有“朱印子儋”、“盘石山樵”、“西舜城居士”等印记，证明此本在明代弘、正时确曾是朱承爵的插架之物。

朱氏此书散出后，又为明代项元汴所递藏。项元汴字子京，号墨林子，又号香严居士、退密斋主人。生于明代嘉、隆承平之世，又财力雄厚，于是购藏法书名画，珍本秘籍，三吴珍玩归之如流。且每得名迹珍本，便以印钤之，致累累满幅而后快。今此本鱼集项氏藏印累累，证明墨林子确曾为此本的主人。

至清初，又为闻人何焯何义门所收藏。何焯字岫瞻，晚号茶仙，学者称义门先生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拔贡。四十一年（1702）因李光地推荐，赐举人。四十二年会试不第，又赐进士，并选为庶吉士。何氏藏书数万卷，于其真伪是非，如别黑白。此本鱼集有茶仙一印，可证此本亦曾为何义门所珍秘。此后又藏兰陵缪氏，直至嘉庆时的黄丕烈仍托书估陶五柳从缪氏手中购寻这部书。此本黄丕烈跋称：“癸亥闰余之月（嘉庆八年，1803），五柳主人以书棚本《朱庆余诗集》易余番钱十圆而去，谓是兰陵缪氏物。……既而五柳主人云有《鱼玄机集》，亦宋本也。余闻其名，急欲一睹，适五柳主人出吊海宁，迁延不获见所谓鱼玄机者。方怅然若有所失，忽从他处遇之，即此《唐女郎鱼玄机诗集》也。书仅十二叶耳，索白银八金。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，稽留者数日矣，至是始许以五番售余，可云快甚！”这是黄丕烈得此书之经过及当时心境的真实记录。跋中所谓五柳主人，即陶五柳。

五柳乃都下琉璃厂书肆之主人陶正祥及其子陶珠琳的堂号。陶氏本为苏州人，乾隆中期在琉璃厂开五柳居书铺。李文藻《琉璃厂书肆记》说当时书肆中之晓事者，惟五柳之陶、文粹之谢及韦也。”黄丕烈所说的五柳主人，当是五柳居的第二代主人陶珠琳。黄丕烈有“佞宋主人”之称，他不但获藏了陈起书棚所刻之《朱庆余诗集》，又于嘉庆八年获藏了这部《唐女郎鱼玄机诗集》。今这两部唐人文集都藏在国家图书馆。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春，江标获见此本。道光二十二年，书归上海徐紫珊，即徐渭仁。咸丰时，徐氏藏书不能守，此本又转归长沙黄荷汀，即黄芳。黄芳当时任苏松兵备道，肥缺，有钱买书，故将此本鱼集购归湘中。此后五、六十年中，此本终未出湖南。直到袁克文才又从湘中买出。袁克文书散出后，此本才辗转收归国家图书馆，得到了最后的归宿。鱼诗早有流传，如洪迈《唐人绝句》、韦穀《才调集》等，都各有载收，但单行本恐以此本为最早。江标曾于都门和湘中两次予以影刻，但终不能反映此本的原貌。今国家图书馆九十年华诞，特将此本原样影印出版，以飨学林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国家图书馆